

双语  
典藏版

THE WOMAN  
IN BLACK

# 黑衣女人

【英】伊丽莎白·苏珊·希尔 著  
吴晓真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双语  
典藏版

THE WOMAN IN BLACK

# 黑衣女人

[英] 苏珊·希尔 著 吴晓真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黑衣女人：双语典藏版 / ( 英 ) 希尔著；吴晓真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500-1437-4

I . ①黑… II . ①希… ②吴… III .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恐怖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5 ) 第 138595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14-2015-164

Susan Hill

**THE WOMAN IN BLACK**

Copyright © Susan Hill 198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Bilingual Chinese edition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330038

书名 黑衣女人：双语典藏版  
著者 [ 英 ] 苏珊·希尔  
译者 吴晓真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游灵通 汪丽琴  
特约编辑 仲召明  
装帧设计 汪佳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16 千字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书号 ISBN 978-7-5500-1437-4

---

赣版权登字：05-2015-27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圣诞夜 / 1
- 伦敦特色 / 17
- 北行 / 27
- 德拉布洛太太的葬礼 / 33
- 长堤彼端 / 51
- 小马和双轮轻便马车的声响 / 65
- 杰罗姆先生很害怕 / 77
- 蜘蛛 / 87
- 在保育室 / 95
- 你一吹口哨，我就会来到你身边 / 116
- 一捆信件 / 125
- 黑衣女人 / 147
- 人能赶走心中的魔鬼吗？ / 154

## 圣诞夜

圣诞夜，九点三十分，我们刚刚享用完假期的第一顿欢乐大餐。我从餐厅穿过隐士山居长长的门厅向客厅走去。我的家人已聚集在那里的壁炉前。途中，我像以往的夜晚那样停住脚步，折向前门，开门走到屋外。

我总喜欢晚上到屋外透透气，品尝一下空气的味道，不管是仲夏花朵的甜香，秋日篝火和腐叶土的呛鼻气味，还是霜雪的彻骨寒意。我喜欢仰望天空，无论是月朗星稀还是漆黑一片。我喜欢凝视眼前的夜幕。我喜欢聆听夜行动物的啼叫、晚风忽强忽弱的叹息、雨点拍打果树叶片的声音。我享受从山下河谷平坦的牧场迎面涌上来的气流。

今晚，我一下子就感觉到天气变了，心情顿时一爽。过去一周，天天都有冷雨缠人，一层水雾低低地压在屋子周围，弥漫在乡野间。从窗口往外看花园，只看得清一两码远。这一周的天气糟透了，天似乎都没亮透过，而且寒意彻骨。散

步根本就不能赏心悦目，能见度太低，打猎也不行。家里的狗成天无精打采，身上沾满烂泥。屋子里整天都得点灯，发酸的湿气从储藏室、户外厕所和地窖的墙上渗出来，火也老烧不旺，一会儿“毕剥”爆响，一会儿浓烟直冒。

多年来，我的情绪深受天气的影响，而且我承认，要不是家里人都喜气洋洋地忙活着，我这会儿早就萎靡不振，不但享受不了生活的乐趣，还要为自己的敏感着恼。而埃斯米呢，天气不好只会让她斗志昂扬，所以今年我们家的圣诞假期准备工作比往常更充分，花的力气也比往常多。

我往外走了一两步，从屋子投下的阴影中走到月光下，以便端详四周。隐士山居坐落在一座起伏平缓的小山的山顶上。距此大约四百英尺的山脚下，内伊小河从北向南蜿蜒地流过土壤肥沃、位置隐蔽的乡野。山下是牧场，其间散落着小片的阔叶混合林。我们背后方圆几英里则是灌木和石南丛生的荒地，在精耕细作的农田包围中显得格格不入。虽说两英里开外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村子，七英里外有个大集镇，但我们这儿还是让人觉得非常荒僻、与世隔绝。

一个盛夏的午后，我和本特利先生一道乘坐双轮轻便马车时，第一次看到了隐士山居。那时我刚做上律师事务所的全面合伙人。我年轻的时候就同本特利先生的律师事务所签约，当了他的学徒（其实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这间律师事务所度过的）。那时本特利先生已经到了想一点一点放手，由

我来经管事务所的年纪。不过，在他八十二岁去世之前，他还是每周至少到我们在伦敦的办公室去一次。那时的他越来越喜欢住在乡下。他不爱打猎、钓鱼，但热衷于地方政务和教会职责，是地方或教区这个那个理事会、监事会和委员会的成员。历经多年，他终于让我做了跟他平起平坐的全面合伙人。我感到既宽慰又高兴。与此同时，我相信这个位置是我应得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勤勤恳恳，承担着经营事务所的重任，但回报却与之不够相称——至少在职位上不够相称。

言归正传。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坐在本特利先生旁边，欣赏着高高的山楂树篱两边沉寂的乡间绿茵。他驾着小马，不紧不慢地朝他那有点难看、有点过于宏伟的庄园驶去。我很少有时间像这样闲坐。在伦敦，除了业余花点时间看看书、收集点水彩画，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当时我三十五岁，妻子过世已经十二年。我一点都不喜欢社交生活。虽然身体还好，但我常常因为我在后文将会述及的经历而时不时地患上神经方面的毛病。老实说，我早衰了。我是个严肃、脸色苍白、表情不太自然的人——完全是一个木讷之士。

我向本特利先生赞叹了乡间的宁静恬适。他瞥了我一眼，说：“你应该考虑在这附近买房。为什么不呢？一栋漂亮的小屋。也许就在那边？”他举鞭指向低处河流拐弯处的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村庄，村舍的白墙正沐浴在阳光下。“找个星期五下午，出城到这儿来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尝尝这里的

新鲜鸡蛋和奶油。”

这主意有点吸引人，但似乎和我关系不大，所以我只笑了笑，深吸那夹杂着草香和野花香的暖脾空气，看马蹄在小路上踢起灰土，直到我们路过一幢比例匀称的长形石屋时才再次想起他的这番话。这幢石屋高高在上，能看到河谷全景，视野可一直延伸到远处蓝紫色的群山。

就在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一种愿望——不，是一种意识，一种简单的确信。这种感受是如此的明确、如此的强烈，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请求本特利先生停车；而且几乎没等车停稳就从轻便马车上跳下来，跑到一个草坡上，先朝上看一眼那漂亮的、同周围环境配合得恰到好处的、朴实而又不失尊严的房子，然后再眺望远处的田野。我不记得来过这儿，但我确信自己还会再来，而且这房子已经非我莫属。

房子的一边有条小溪流向远处的草地，然后蜿蜒着奔向小河。

本特利先生坐在轻便马车上，好奇地看着我。“这地方不错啊！”他高声说。

我点点头。不过，我没法把内心强烈的情绪表达给他听，只是背转身，沿着斜坡往上走了几码路。在那里我能看见通往屋后果园的进口。那个果园有些年头了，树木没有好好修剪，越远的地方长得越稀疏，慢慢地就演变成了荒草和纠结



夹杂的灌木丛。再往远处我还瞥见了一大片崎岖而开阔的田地。此地非我莫属的感觉还在。我记得自己当时有点惊恐，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不会轻易展望未来。事实上，因为早年经历缘故，我刻意不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是紧紧抓住平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放。

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这房子总有一天会是我的、迟早我会成为这里主人的念头——不，我应该用“信念”这个感情更强烈的字眼。在我最终接受并认可这一点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满足。我怀着轻快的心情回到轻便马车上。本特利先生的好奇心可不止一点点。

那天下午我返回伦敦的时候，虽然心有他念，但隐士山居带给我的强烈感受仍然挥之不去。我跟本特利先生说过了，如果他听说房主有意出让，一定要告诉我。

几年之后，他真的带来了房屋出售的消息。我当天就同中介取得了联系，几个小时之后，我甚至没再去看屋子一眼就出了价，对方也接受了。早几个月的时候我认识了埃斯米·安利。虽然我们之间的感情日渐深厚，但对个人事务和感情犹豫不决的老毛病让我缄口不言未来规划。不过，我还有点头脑，把隐士山居的事当成好兆头。在正式成为屋主一周后，我带埃斯米出城看房，在老果园的树下向她求了婚。她点头同意了。很快我们就结了婚，马上搬进了隐士山居。那一天，我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终于走出了过去经历漫长的

阴影，而且本特利先生的表情和他握我手时传过来的暖意也传达了他同样的信念。他如释重负。之前他一直怪自己，认为他至少应当对我的经历负部分责任——毕竟，我第一次去克莱辛·吉福德、去那里的鳗鱼潭庄园，就是奉他之命去参加德拉布洛太太的葬礼。

然而，至少在那个圣诞夜，当我站在屋前呼吸夜晚的空气时，上述经历被推到了我脑后不能再远的地方。十四年以来，隐士山居一直是充满欢乐的家——埃斯米和我的家，还有她同前夫安利上校生的四个孩子的家。一开始，我只有在周末和假期才来这里住。但自打买下这幢房子之后，伦敦的工作和生活就开始让我生厌。我尽可能早地退了休，高高兴兴地在乡下长住了起来。

现在，我们一家人又在这个充满欢乐的家中团聚，欢庆圣诞佳节。再过一会儿，我就要进去。一开前门，就会听到他们从客厅发出的声音——除非我太太突然大惊小怪，招呼我进去，免得着凉。的确，天很冷，但终于晴了。夜空中点缀着群星，一轮满月的边缘镶着预示霜冻的光晕。过去一周的潮气和雾气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潜入夜色，踪影不再。小路和屋子的石墙散发出淡淡的白光，我呼出来的是白汽。

在阁楼的卧室中，伊索贝尔的三个年幼的儿子——埃斯的外孙——正在睡觉，袜子挂在床柱上。明天他们不会有雪玩，但圣诞节会让他们很高兴。

我以为那晚的空气中有一种什么东西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家里男孩们的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这把老骨头，但始料不及的是，我的心灵宁静即将被打破，原以为永远埋葬的记忆又将复苏。万万没有想到，我即将在梦魇和回忆中重温极度的恐惧和惊骇。

我最后看了一眼严寒中的夜色，满足地叹了口气，把狗儿们叫了进来，返身回到屋里，满心期待着在“毕剥”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来，点上一管烟斗，喝上一杯上好的麦芽威士忌，坐在家人中间，其乐融融。穿过门厅进到客厅的时候，我心中涌起一阵满足感。这是我在隐士山居生活期间常有的感受。紧接着，自然而然地，我就会由衷地感激造化。说真的，当我看到一家人安坐在炉边，看到奥利弗往炉子里加了一根去年秋天我们在果园里砍下的苹果树枝，弄得木柴太高、火太旺的时候，我的确默默地感谢上天。奥利弗是埃斯米的大儿子，当时和现在都长得很像他的妹妹伊索贝尔（坐在她丈夫大胡子奥布里·皮尔斯身边）和大弟弟威尔。他们三个都长着典型的英国面孔，五官端正但不突出，表情坦率，轮廓偏圆，头发、眉毛和眼睫毛都是淡栗色——他们妈妈的头发在变白之前也是这个颜色。

那时的伊索贝尔才二十四岁，但已经是三个小男孩的妈妈，而且看起来还能再生上几个。她是个圆润端庄的主妇，喜欢像老母鸡一样罩着自己的孩子、丈夫和兄弟。她是最理

智、最负责的女儿，温情脉脉，富有魅力，而沉着冷静的奥布里·皮尔斯似乎正是她的绝配。不过，有时候，我会发现埃斯米惆怅地望着她，而且埃斯米私底下不止一次地用温柔的口气告诉我，她希望伊索贝尔能稍微不庄重一点，活泼一点，乃至轻佻一点。

老实说，我可不希望那样。我可不想让什么东西去搅乱那水平如镜的海面。

那时的奥利弗·安利十九岁。他的弟弟威尔只比他小十四个月。两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严肃的年轻人，不过当时他们还是像小狗一样尽情嬉闹。说真的，作为剑桥大学一年级学生和未来的律师（如果他听从我的建议），奥利弗还太不成熟。威尔趴在壁炉前，脸被炉火照出了红光，双手支着下巴。奥利弗坐在旁边。时不时地，两人的长腿就会扭打起来，这里推一下，那里揉一下，猛然间还爆发出狂笑，就好像他俩又变成了十岁。

安利家最小的孩子埃德蒙坐得稍微开一点。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是他的习惯，不是因为他待人不友好，也不是因为他脾气坏，而是因为他天生有点挑剔、有点矜持，希望保留点隐私。这让他有别于埃斯米的其他孩子。而他的相貌也跟别人不一样，皮肤苍白，鼻子长长，毛发特别黑，眼珠湛蓝。那时的埃德蒙十五岁。我和他最不熟，几乎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时我会不自在，但奇怪的是，我对他的爱要比对别的

孩子的爱更深厚。

隐士山居的客厅狭长，天花板低低的。南北两头宽大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白天的时候倒是通透得很。今晚，埃斯米和伊索贝尔下午折来的绿色枝条和猩红或金色的浆果及绸带已经扎成了花环和垂饰，吊在石头壁炉的上方。圣诞树立在客厅的那一头，燃着蜡烛，装点着饰物，树下堆着礼物。客厅里还散放着一瓶瓶菊花。客厅中央的圆桌上，黄灿灿的水果堆成了一座金字塔，橙子碗里见缝插针地点缀着丁香。丁香的辛辣味弥漫开来，同树枝的清香及柴火的烟味掺和在一起，纯粹的圣诞味道。

我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坐下，把椅子挪得离熊熊炉火远点，不急不忙地享受起点烟斗的过程。就在这时，我觉察到自己打断了其他人的热烈交谈，而奥利弗和威尔迫不及待地正想继续。

“嗯。”我小心翼翼地喷出了第一口烟，“你们在说些啥呢？”

大家都不说话。埃斯米一边刺绣，一边微笑着摇头。

“告诉我吧……”

奥利弗站了起来，在屋子里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关灯，只放过了远处圣诞树上的灯火。等他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我们只能借助身旁的炉火看清他人的脸，埃斯米只好放下了刺绣活计——当然先是轻声嘟囔了一句。

“氛围还是要的嘛。”奥利弗的声音听起来挺满意的。

“哦，你们这些男孩子……”

“来吧，威尔，轮到你了，对吧？”

“不，是埃德蒙。”

“啊哈。”安利家的小儿子嗓音低沉得出奇，“我想讲的时候就会讲！”

“我们一定要关灯吗？”伊索贝尔像是在同年纪小很多的男孩子讲话。

“对，老姐，一定要。如果你想身临其境的话。”

“但我不一定想哪。”

奥利弗低低地呻吟了一声：“那个谁，开始吧。”

埃斯米倾过身来对我说：“他们在讲鬼故事。”

“对。”威尔说。因为兴奋，又因为发笑，他的嗓音都变了。“圣诞夜讲鬼故事正合适。这可是老规矩了！”

“与世隔绝的乡村大宅，客人们蜷缩在阴暗房间的炉火旁，风呼呼地拍打窗子……”奥利弗又发出了呻吟。

奥布里稳重、好脾气的声音响了起来：“那就开讲吧。”于是他们讲开了。奥利弗、埃德蒙和威尔争着讲最可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还夹杂了许多戏剧效果和装出来的惊叫。他们一个比一个会编，让人怕了又怕。他们讲到了无人居住的古堡里滴血的石墙，月光下爬满常春藤的修道院废墟，上锁的内室和秘密地窖，潮湿的藏尸所和杂草丛生的墓园，踩得楼梯咯吱作响的脚步和敲打窗棂的手指，嚎叫和尖叫、

呻吟，急促奔跑声和镣铐的当啷声，穿连帽长袍的修士和无头的骑士，打转的浓雾和没由来的狂风，虚无缥缈的幽灵和裹着白布的生灵，吸血鬼和寻血猎犬，蝙蝠、老鼠和蜘蛛，凌晨发现的男人，一夜白头的女人和满嘴胡言的疯子，失踪的尸体和代代相传的诅咒。他们的故事越讲越骇人听闻，越来越不着边际，越来越荒唐。每个人，包括一向温柔的伊索贝尔，都越发地添油加醋。很快，屋子里的人一会儿倒吸凉气，一会儿惊叫，一会儿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趣，随便他们怎么讲。但坐在火光里听着听着，我开始走神了。我得拼命压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情绪，不让记忆的闸门打开。

这只是个游戏，年轻人在假日里玩得特带劲又无伤大雅的游戏。威尔说得也没错，这是个老传统。我不应该觉得不堪其扰，也没什么好批评的。我不想煞风景，让人叫我老古董。我盼望能和他人一起乐上一乐。我内心挣扎得好苦，头还不能被火光照到，免得家人碰巧看到我那已经不太自然的表情。

就在那时，随着埃德蒙最后一声怪叫，在壁炉里熊熊燃烧的那根木柴突然塌陷，火星和柴灰四溅。然后火就慢慢地熄了，房间里几乎没有亮光。大家都静了下来。我打了个寒战。我想站起来，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好看见五光十色的圣诞装饰。我想把壁炉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暖暖的。我想驱赶身上的寒意和胸中的恐惧。可我挪动不了身子，因为一种久

已忘怀的、当年熟得不能再熟的感觉让我动弹不得。

然后埃德蒙说：“来吧，继父，轮到你了。”别人都跟着起哄，打破了屋内的沉寂，连埃斯米都不例外。

“不，不。”我假装风趣地说，“我哪有什么鬼故事可讲。”

“哦，阿瑟……”

“你总知道一个鬼故事吧，继父？人人都知道那么一个……”

啊，是啊，没错。刚才听他们编那些惨无人道、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们号叫呻吟时，我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而我唯一想跟他们说的是：“不，不，你们根本不懂。你们这都是胡说，是幻想。真正的鬼故事才不是这样，不会吓得人浑身冰凉、毛骨悚然，不会这么拙劣，这么……好笑。真正的鬼故事截然不同，而且要恐怖得多。”

“来吧，继父。”

“别扫大家兴嘛。”

“阿瑟？”

“该你说就说吧，继父。你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我受不了了，猛地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我让你们失望了。”我说，“但我没有故事可讲！”然后我就快步离开客厅，走出了家门。

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平静下来，发现自己心跳加快，气短，站在果园尽头的灌木丛林地里。焦虑驱使我狂走，现在



我必须平静下来。我坐在一块苔藓斑斑的石头上，深吸一口气，数到十再吐出来，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内心的紧张稍有缓解，脉搏略为稳定，头脑比之前清醒。再过了一会儿，我又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清朗的夜空，闪烁的群星，冰凉的空气和脚下经霜打变硬的草。

房子在我身后。我知道自己这么一走，一定让家人大吃一惊、茫然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性情平和，情绪没什么大起大落。他们会很想不通，为什么几个傻里傻气的故事就弄得我这么不高兴、这么暴躁。我得马上回去，赔礼道歉，尽量让他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让他们重新高兴起来。但我不会解释。不。为了我亲爱的妻子，我会高高兴兴，像以前一样淡定从容，但我只能做到这样。

他们怪我煞风景，怂恿我讲一个普通人都会讲的鬼故事。他们说得对。我是有一个鬼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有鬼魂作祟，有邪恶、恐惧、困惑、惊骇和悲剧。但这故事不是圣诞节围炉夜话、随便逗人用的。

我心里一直清楚，过去的经历不会离我而去。它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曾经希望，永远永远不必再有意回想起它，回想起它的每一个细节。它像个旧伤口，时不时地刺痛我一下，不过次数越来越少，痛感也在降低。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我的快乐、理智和镇定似乎有了保证。近来它就像水池上最外面一圈涟漪，是记忆中最遥远